

(央一海東)

商店收賬與賒入時之關係
(據定)

(客海滄)

吾鄉某姓府第、本遜清某宦行轅

(保太)

不著褲博張誕生，主張男女性交之男女，皆不著褲，顧偏又贊成女子著小馬甲（女子用以束乳古稱阿子）等稱謂之，一舉非與其不著褲之主張矛盾，不知此正與其性愛之由女子自動採取之主張符合，彼之贊成女子著小馬甲之意，因於某日道經廣州長堤，閱見某市妓樓吸女子馬甲，當即按捺不住，由此經驗，得知女子著小件甲，為撓動男子之一要件，是以主張女子著小馬甲，絕不與其生平主張張獨也，然此項主張，亦非新發明於張博士，十年以前，已有此主張之前輩在矣，有女志士，以女子之所

(二)

却說這天正是結婚前一天，新郎官穿戴，同位醫家徐小圃分郎，自號蜚蜚鳴的，打從爛污裏逃進來鄉。蜚蜚鳴先生，不因天公不做美，沒作成了個莊，蜚蜚鳴打了個卦，一個股口微笑，一個圈內視線不見，還沒說着，且表裏天傍時，諸親好友，五朋六眷，一個個圍坐了戲性二桌，天雖下雨，氣却不寒。這酒總算潤喉醒罷，可是表兒沈珊漫，妹丈金喬治，素有一點兒她的志，這天却出其其力，口內啣手一品三，底下連放五梅全福，表叔王承之，喝得紙管拿套鞋向喊上茶，嚷着要開步了，玉梅到處討酒喝，嚼嚼嚼囉囉了一肚子，開口必立北六也四四，閉口戒回風爐發夜壺，伸出母親，進嘴黃湯蜚蜚鳴其端靜也如佛，其流麗也如鴛，至死不背裝，敝叔叔放着一張鴨，趙超脚兒，到處湊趣兒，直至觥籌交錯，娘子軍全部開朗，方纔喝金收軍。

(客海游)

吾鄉某家有某僕，年已卅命，而其力雖壯者不敵，則其左手一指，其人詎其故，則曰公善擊槌，因以獵獸爲業，所得亦足養家室，暮出早歸，習以爲常，某夕，荷槍裹糧以入山，至已夜半，而未有所得，奔馳山麓，覺疲甚，乃席地少事休息，忽見山巔有一人，肩血衣湧於前，一猛獸隨之，余大驚，知已過，發槍擊虎，而後，余大驚，知已過，發槍擊虎，中首而斃，俄間氣回視，見虎已死，哭之慟，余恐爲所見，不知先發槍擊之，復僕而飛奔近樹，欲獲余而死之以爲快，余此時情急智生，知兇懼血，乃嚙左手一指，噴以血，驚而遁，余乃下樹，忍痛扶地而歸，甫到家，面無血色，痛絕倒地，家人百計救之，得甦更年，後不敢復爲業，救之，得甦更年，後不敢復思之，猶不禁心忤焉。

(齊淦道)

荷蘭國人甲乙丙丁，結伴凡四，來自香港，棹止舊字宙逆旅，行爲獵也，其獵不獨野雉，亦愛家禽，獵具則爲竹紐四，八人腰際各佩其一，皆爲日耳曼式，機械組織，堅韌異常，惟紐扣細，人各不同，一有長至吳墨督九五之尊者，其次則彷彿張義威之七十五瓦頭，蓋已該諸所謂道地德國貨也，既止逆旅，餉進歡宴，然後倡議會獵，乃邑諸諸者，欲獵家禽，人得其一，侍者頻覺曰，家禽之不易得，雖國獵侍者，何況獵家，更值督深，羽族皆棲息久矣，將何所指教，無人已然，其野雉乎，於是此甲乙丙丁者，相顧作日耳曼語少頃，以英語顧問侍者曰夷死，夷死，且語其領首者，徇仰四指，以示人各得一，侍者遇此則來來易易，所獲僅荷蘭國人，私心快慰，距離而去，未幾，乙丑寅四此四獵朋而集，甲乙丙丁見之，作驚鷺狀，遂出和銃，任擇，雉，各自爲獵，甲乙丙三獵者，不耐久奔，翠，馳獵，即告罷事，故歷一炊許，乙丑寅三獵已假臥室閑矣，惟丁之獵其最後停獵，即憐輩爲九五者也，初以銃射獵雉之口，（註）口不能容物，不得其門而入，既入而，而又久久不得出，自午夜以達寅卯，一姓名名）即雅奄奄垂斃，而丁之興猶未闌，而出如故雉，作宛轉哀鳴，丁遂舍之去，別覓一旅棲處，是謂野獵之，直如故，作宛轉哀鳴，語其同儕甲乙之丙曰，公等碌碌，是誠市方諸者所謂銀樣蠟槍頭，將挽死吾輩歐戰場中好手耶，甲乙內慚且笑曰，甯止銀槍，以視公之夜以繼日，吾輩不過宴逆館之獵頭焉耳，聞者，相與拊掌大笑，笑聲略如鳥鳴，罕聞敵語，羽毛散亂，面紅唇紫，而給事掌中侍者，如於此時，正以燐燐之紙簪一疊，徐徐納於衣衣之囊中云云、外史曰：日耳曼八者，或不愧爲人而獵者矣，呵呵、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aphysocpharm.sagepub.com> at 10:00 10 May 2015

噫嘻哉鼠也！金枷敗類，火炭陰妖，皆良象之光明，屬子辰之陸皓、培碧弄點、滿腹腸牙、挾五拔以戲生，恃兩端而避患，異乎君子之不嫌德資之差，匹諸小人其猶穿窬之密，遂乃通流有載，於殖多者，特憑惡之誦重，謀處倉而逸獲、戶庭不出，儼石常儲、何老賢之無厭，竊小攜之牙，粒食如居，時觸竊穢之牙，盤盞、豕肉庖厨，入囊帶匙，既

獨有門至平開關，虎對，沙及陸陸，圍高架梁上，觀勝，彼此相逐，丹黃剝脫，余方苦寒衣之戰，標置徒擁，爾東助蚶魚三錢，百城征捕，未易可呼；而三錢雖已，豈能無憾、嗚呼、鳥聞不傳，白老難求，方覓作之無窮，唯曉衡之可盡，旋轉即易，擬陸難，逐以自棄來，却以月而畏，寸光盡透，黃狀背，蹣跚已過於懸殊，營窟還多於狡兔見忘吐腸之悔、稔惡不悛，卽

良優，謹放翁之書、職司牧重、
尊其花陰越蝶、雅好清閑、振器
鼎紅、徒仿戲弄、以致至公無私
詞根、案有箋、聽名輩之言行、如
強鄰之逼處、甚或薄荷沉醉、苦
竹梅陣、鄉奪食而無事、便同耳
不扣、扼腕真負來市、觸眼
定卜於何年、雖曰慈慈、得毋懶
惰、尙即全更寫德、大豁虎威、
鬱鬱向斜綽之時、速掠如蛇之尾、
整裝背小、藏厥退却、庇及橋欄
動存凡席、途原非違、姑同入窻
之行、味即不佳、聊嘗餐飯之飯
、庶免撒瓦張羅、差解嘲於耳目
、暗喑、詰語無計、將求許遜之
書符、磔風惟文、竊比張湯之斷
獄、撤下如律令、（歐陽寓公）

言奇鬼

（萍浮）

醉飽饒鄉之境、又進焉
日、見鄉、藍鹿洲之所
未及見、而王無功之所
未管游也、其餘渾渾噩
噩、不知權詐、有饒鄉
之介、而無饒鄉之高、
相傳古無是鄉、自黃帝
派廬之戰、蚩尤氏大興
九里之霧、荼炭生靈、
於是逃兵災者、咸來居
之、其後漢附桀、武王
勝殷殺討、兵戈以興、
而此鄉之居者亦浸以益
盛、周室東遷、王綱解
紐、五霸迭起、日矜千
百、匪情也、雖友朋之誼篤、
愛約之懷深、不宜至此、是有
異、而呂於道途之間、旅居之際
、命閭之情、雲霓之誼、逾於往
昔、又時值人事倏然、如觀寒冰
而聽哀恨、對落日而聞斷哭也、

戈、是鄉
、於志者
之、何曾
子周遊列
之亂也、
出是鄉、
門之高第
、淡治也、
之子亦樂
、孳孳然
學校、教
、相助理
之期年
風之盛、
上之矣、

三爲某

至呂室，時林已歸于期，則以迎期。呂曰：「何來暮也，我且歸矣。」呂淫謝後期之罪，而不言後期之故，且曰：「君歸我亦歸耳。」林問之，呂曰：「恐君遠違孤行，或有不利，願拜君以贖前愆也。」林謝曰：「君勿爾，君千里遠違，必有故也，則我累君而回，乃以我故也，則我累君而回，乃以我故也，林乃許，避咸之，亦復疑之，謂有故而稽遲者，情也，無故而疑

也、
禮儀
慕之

人入之思，有以整理館、諸班顏淵問衛正之、道聞其爲孔與其性情爲道伯之顏然俗之醇厚德、乃設立修、通有無八音之樂、文百化之、行軼乎唐虞而絃歌之聲

人之宅、能使猿鶴舊侶、更顏色乎、言罷大憮、予亦踟躕將道見之、無不附溺、忽陰風

益無不工者、渾與、賈太傅、董江都、司馬遷、相如、劉子政等、其尤著者也、楊惲旣免官、聞乃祖嘗言此鄉之盛也、賈貿然往、鄉人拒之於竟上、而恠卒祔禍、其後馬融、鄭康成、皆不往之爲上賓焉、曹子建祿於乃兄、憤而往游、未入境而返、略奇之士恨焉、中興、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等、

刺竹、山華競飛、見呂於巖霧之中、捫源拱手、須臾而

明宗聞之、夜往杜絕、止及於城內而返、鄉風概未之見也、故其文不章、李煜被迫於宋、皆微服其情而遊、鄉人遇之、憫其情、而哀其遇、乃爲之築館於溫寒餓鄉醉鄉之間、不稍統屬、以終其身、顏子恐後人之標許、傳樂於內地、乃申明約章、嚴加斥振、非相邀請不、不得入焉、失失之希希文、歐陽叔叔、

(二賀)

金外³⁰⁰ 五

若行市間、去其一二、則日暮、詭譎詭譎、正喜乍聞、石物若自身後、
而前、莽趨如獵兔、魚目而行、多五六輩、冷風飄、沙風飄、忽見
毛手毛腳、五六小鬼、穿襟、舉目向前、盤旋起伏、足下履地可、杜
二丈外、五六小鬼、攜手作間陣、盤旋起伏、足下履地可、杜
僅及頭面而顛、中有鬼一、高四五尺、結足不前進、回顧若君、
色、亦作木雞之狀矣、既而的一五分鐘、黃君呼曰、退、
程一望、衆鬼、亦亦略略、意、投擲、行、反、市、中、
世一醉、衆鬼、亦亦略略、意、投擲、行、反、市、中、
世一醉、衆鬼、亦亦略略、意、投擲、行、反、市、中、

玫瑰園出品

附特別贈品一件

玫瑰糖

新嘉坡南部地區總口